隋書

二十



（百衲本二十四史）

元本隋書

二十冊

翻刻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特進臣魏　徵　上

高麗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甞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為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

以高為氏朱蒙死子閭達嗣至其孫莫來興兵遂并夫餘至裔孫位宮以魏正始中入寇西安平毌丘儉拒破之位宮玄孫之子曰昭列帝為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宮室大掠而還昭列帝後為百濟所殺其曾孫璉遣使後魏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高祖受禪湯復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復有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為三京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

意侯奢次烏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褥奢
次翳屬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內評外評五部褥薩人皆
皮冠使人加插鳥羽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
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屨婦人裙襦加襈兵器與中國略同
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匹穀五石遊人則三年
一稅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逆者
縛之於柱爇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用刑既峻罕
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
每年初聚戲於浿水之上王乘腰轝列羽儀以觀之事
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為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諠呼馳

逐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潔淨自喜以趨走為敬拜則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搖手性多詭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婦人淫奔俗多遊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悅然即為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耻之死者殯於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儛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生時服翫車馬置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開皇初頻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為守拒之策十七年上賜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

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靺鞨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爲我臣妾忽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爲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文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

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誡勑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

衆惛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
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
胥悦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
陳滅賞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
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
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慇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
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高
祖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郡公賜衣一
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高祖優册元爲王明
年元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營州摠管韋冲擊走之

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摠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之罪車駕度遼水上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率兵出拒戰多不利於是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勑諸將高麗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

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之乃勑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悉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於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勑諸軍嚴裝更

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百濟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孕王欲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来感於我故有娠也王捨之後遂生一男棄之廁溷久而不死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高麗忌之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歷十餘代代臣中國前史載之詳矣開皇初其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昌為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其

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次德率次杆率次奈率次將德服紫帶次施德皁帶次固德赤帶次季德青帶次對德以下皆黃帶次文督次武督次佐軍次振武次剋虞皆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奈率以上飾以銀花長史三年一交代畿内爲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領一人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衣服與高麗略同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俗尚騎射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蓍龜占相之術以

兩手據地爲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箜篌箏竽篪笛之
樂投壺圍棊樗蒱握槊弄珠之戲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
爲歲首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劦氏解氏貞氏國氏
木氏苗氏婚娶之禮畧同於華喪制如高麗有五穀牛豬
雞多不火食厥田下濕人皆山居有巨栗每以四仲之月
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祠之
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平陳之歲有一戰船
漂至海東䑨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
并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百濟王既聞平陳
遠令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濟王心迹淳

至朕已委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使者舞蹈而去開皇十八年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曰往歲爲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畏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昌死子餘宣立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令覘高麗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

悅厚加賞錫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䑸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麞鹿附庸於百濟百濟自西行三日至貊國云

新羅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為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獩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

眞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眞平爲上開府樂
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庸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高麗
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
國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
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
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
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
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
服畧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
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

其有大事則聚群官詳議而定之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之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夫死有棺斂葬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畧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

靺鞨

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總一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

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
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
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
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之肅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帥
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爲強國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
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
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穄水氣
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猪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婦人
服布男子衣猪狗皮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其
俗婬而妬其妻外婬人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

必殺告者由是姦媱之事終不發揚人皆射獵為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有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高祖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來相見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道路悠遠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蒙勞賜親奉聖顏下情不勝懽喜願得長為奴僕也其國西北與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高祖誡之曰我憐念契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境豈不安樂何為輒相攻擊甚乖我意使者謝罪高祖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鬬之容

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拜爲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優厚十三年從帝幸江都尋放歸柳城在塗遇李密之亂密遣兵邀之前後十餘戰僅而得免至高陽復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流求國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

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琱刻禽獸多鬬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正方織鬬鏤皮幷雜色紵及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

毛羽有刀稍弓箭劒鈹之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
爲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轝之
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机鏤爲獸形國人好相攻
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
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
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鬬死者共聚
而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爲隊帥無
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准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
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
鏁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筯長尺餘鑚頂而殺之

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藥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鬢身上有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為蟲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貝為娉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釀米麪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絶舉至庭親賓

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犲狼尤多猪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稻粱床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楩柟杉梓竹籐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鬭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門户上必安獸頭骨角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

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鼅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崐崘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於是國人共立為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

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

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裊襦其袖微小履
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為
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
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為之以金銀鏤花為飾婦
人束髮於後亦衣裊襦裳皆有襈攕竹為梳編草為薦雜
皮為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矟弩䂎斧漆皮為甲骨為矢
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
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
身為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
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

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甕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畧與華同好棊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槲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為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歛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

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轝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珎物並敬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聃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

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清荅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絶

史臣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緜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疏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徒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高祖撫有周餘惠此中國開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

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為人莫若已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聞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列傳卷第四十六　　隋書八十一

列傳卷第四十七 南蠻　　隋書八十二

特進臣魏徵上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蜑曰獽曰俚曰獠曰㐌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浸以微弱稍屬於中國皆列爲郡縣同之齊人不復詳載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多湮滅而無聞今所存錄四國而已

林邑

林邑之先因漢末交阯女子徵側之亂內縣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爲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

范文因亂爲逸僕隸遂教之築宮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
文將兵極得衆心文因閒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國無
嗣文自立爲王其後范佛爲晉揚威將軍戴桓所破宋交
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至梁陳亦通使往來
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産大抵與交阯同以
甎爲城蜃灰塗之東向户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
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
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
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
瓔珞足躡革履時復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

錶刀有弓箭刀槊以竹爲弩傅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
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郎戎其人深目
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
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賫金銀釧酒一壺魚數頭
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儛相對女家請一婆羅
門送女至男家壻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
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儛導從輿至水次積薪
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甖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甖
沉之於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
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

盡七七而罷至百日三年亦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遂絶時天下無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爲驩州道行軍揔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眞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與戰僞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有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絶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縣金花鈴毦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内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

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
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
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燄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
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壹
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
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羅一人陀拏達叉二人迦利密
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
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等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
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
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鏁非

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之縱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阯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漿爲酒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賫物五千段以

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鏁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

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
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
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
土國矣飲食踈薄願爲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
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
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蝳
蝐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
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
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
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

群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眞臘

眞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刹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摠大城三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

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燄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鑪二人侍側王着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眞珠瓔珞足履革屣耳懸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爲屩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人服製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多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輙以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閤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

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
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登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
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
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
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灑
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蘇酪沙糖秔
粟米餠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餠相和手擩而食娶妻
者唯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
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
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葬兒女皆

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于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蠚土宜粱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似䱉觜如鸚鵡

鵄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豬白牛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五千人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祀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館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其後亦絶

婆利

婆利國自交阯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

曰獨訶邪挐次曰獨訶氏挐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畧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鎖其足朞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產大抵相類云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詩曰蠢爾蠻荊種類實繁代為紛梗自秦并二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為郡縣暨

平境分召吳蜀時經晉宋道有汙隆服叛不一高祖受命
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
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
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內憂誠哉斯言也

列傳卷第四十七　隋書八十二

隋書八十三

特進臣魏徵上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四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爲勞弊中國其官時廢時置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詳焉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儛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

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絶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録者二十國焉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子也初涉歸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是爲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廆不恊遂西度隴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爲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

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
其主以皁為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其王
公貴人多戴冪䍦婦人帬襦辮髮綴以珠貝國無常
稅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
厥喪有服制葬訖而除性甚貪忍有大麥粟豆青海
周廻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輙放牝馬於其上言得
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
里故時稱青海驄焉多犛牛饒銅鐵朱砂地兼鄯善且末
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
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

氊擁蔽口鼻而避其患其主呂夸在周數爲邊寇及開皇
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曠人梗因而廢之遣上柱
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
於樹敦甲騎不絶其所署河西摠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
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諧頻擊破之俘斬甚衆呂夸大
懼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
其高寧王移茲裒素得衆心拜爲大將軍封河南王以
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
子信出兵拒戰爲賊所敗子信死之汶州摠管梁遠以銳
卒擊之斬千餘級賊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呂夸

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
辱遂謀執呂夸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
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泄爲其父所殺復立其少子
嵬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而討之上又不
許六年嵬王訶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人戶
將歸國遣使詣闕請兵迎接上謂侍臣曰渾賊風俗特異
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也
吾當教之以義方耳乃謂使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
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義相向況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
愛也吐谷渾主既是嵬王之父嵬王是吐谷渾主太子父

有不是子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近臣親戚內外諷諭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朕朕唯教嵬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嵬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溥天之下皆曰朕臣雖復荒遐未識風教朕之撫育俱以仁孝為本渾賊惛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遣拒又復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之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

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裒死高祖令其弟樹歸襲統
其衆平陳之後呂夸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爲寇十一年呂
夸卒子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
女備後庭上謂滕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
朕知渾主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佗國聞之便當相學一
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養欲令
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十二年遣刑
部尚書宇文弢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
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其弟
伏允爲主使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

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即位伏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效鐵勒許諾即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述追之急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閒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鎭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於是留順不之

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主送出玉門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禦焉

党項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獮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羖䍽毛以爲屋服裘褐披氈以爲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犛牛羊豬

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婬穢蒸報於諸夷中最為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為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為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高祖為丞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為寇掠蔣公梁睿既平王謙請因還師以討之高祖不許開皇四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衆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以討之大破其衆又相率請降願為臣妾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而乃乍還乍

走不羞鄉里䣮自是朝貢不絕

高昌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初蠕蠕立闞伯周爲高昌王伯周死子義成立爲從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爲高昌王又爲高車阿伏至羅所殺以敦煌人張孟明爲主孟明爲國人所殺更以馬儒爲王以鞏顧禮麴嘉二人爲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内屬内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爲王嘉字靈

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茹茹茹茹主爲高車所殺嘉又臣于高車屬焉耆爲挹怛所破衆不能自統請主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嘉死子堅立其都城周廻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裳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畧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鹽如朱白鹽如玉

多蒲陶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之處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汙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

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昊經國字人以保存爲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爲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溫裕丹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毁冕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忘阻奉書來庭觀禮容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

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米童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氊毼還爲冠帶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税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悦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

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絶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畢爲人寛

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
禄迪城城多衆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
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翦髮錦
袍名爲强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
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
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其
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
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
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為胡書氣候溫
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黄金鐃沙

琲香阿薩那香瑟瑟麖皮氍毹錦疊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絶焉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隷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絶

馬

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别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興兵滅之令特勤甸職攝其國事南去鏺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甸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

女王次爲小王貴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焉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龍字突騎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綱維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髮有魚鹽蒲葦之利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龜茲

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白字蘇尼咥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殺人者死劫賊斷其一臂并刖一足俗與焉耆同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土多稻粟菽麥饒銅鐵鉛麖皮氍毹鐃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封牛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去南瓜州三千一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厥手

足皆六指産子非六指者即不育都城方五里國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黄每歳常供送於突厥南有黄河西帶葱嶺東去龜兹千五百里西去鏺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去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于闐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勝兵者數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者云

昆羅漢比丘比盧旃所造石上有辟支佛徒跣之跡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賊盜淫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土多麻麥粟稻五果多園林山多美玉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大業中頻遣使朝貢

鏺汗

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

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産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挹怛

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者

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爲角南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逖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

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曷

烏那曷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

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為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波斯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藺城即條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庫薩和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刖足沒家財或剃去其鬚或繫排於項以為標異

人年三歲巳上出口錢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弃屍于山
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傅金屑於鬚上以爲
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土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
卵眞珠頗黎獸魄珊瑚瑠璃碼碯水精瑟瑟呼洛羯呂騰
火齊金剛金銀瑜石銅鑌鐵錫錦疊細布氍毹毾㲪護那
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麖皮朱沙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
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
子鹽綠雌黃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
獻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
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

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鑌鐵氍毹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刦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

遣使貢方物

附國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南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為礫而居以避其患其礫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礫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酋帥重罪者死輕刑罰

牛人皆輕捷便於擊刺漆皮為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為弦妻其群母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儛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儛劒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豬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為帽形圓如鉢或帶冪䍦衣多毛毼皮裘全剝牛脚皮為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為首飾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

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
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
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
請開山道以脩職貢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
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南
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
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
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摸徒那鄂
當迷渠步桑悟千碉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高
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來朝貢緣西南

邊置諸道總管以遙管之

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劒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

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殣相望或户口减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狈于清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若深思即叙之义固辞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狼之贡则七戎九夷候风重译虽无辽东之捷岂及江都之祸乎

列传卷第四十八　隋书八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突厥

突厥之先平凉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忍殺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啣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彼鄰國者復令人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將殺之其狼若為神所憑欻然

至於海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世臣茹茹至大葉護種類漸強當後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衆襲茹茹破之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爲木杆可汗木杆勇而多智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怛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後與西魏師入侵東魏至于太原其俗畜牧爲

事隨逐水草不恒厥處穹廬氈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官有葉護次設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劒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刻木爲契候月將滿輙爲寇抄謀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鬬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牛馬而祭之遶帳號呼以刀劃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爲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

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覡重兵死而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木扞在位二十年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爲步離可汗居西方時佗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南兩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謂佗鉢曰齊國富強者爲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佗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齊氏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并

十誦律佗鉢亦躬自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在位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地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及佗鉢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羅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羅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矣攝圖長而且雄國人皆憚莫敢拒者竟立菴羅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羅每遣人罵辱之菴羅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之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治都斤山菴羅降居獨洛

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請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
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為阿
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及高
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
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勑緣邊修保鄣峻長城以
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并沙鉢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
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略
由是悉衆為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
泊蘭州總管叱李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
長儒據周槃皆為虜所敗於是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來

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
怒下詔曰往者魏道衰𡚁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
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
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
減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
漠華夏之地實爲勞擾猶復劫剝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
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
臣下之勞除既往之𡚁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
恩資而爲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爲虛
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

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
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
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布置軍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舉
滅之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應弦染
鍔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
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
讎西戎羣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
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
叛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束紇羅尋亦翻動往年
利稽察大為高麗靺鞨所破娑毗設又為紇支可汗所殺與

其爲鄰皆願諫剿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類佹敵怨
偶泣無拊怨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
朕懷彼地咎徵祅作年將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云
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藉水
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人
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
天所忽驅就齋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治兵贏糧
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擒單于之背
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橫
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躡望天崖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說

其猶射癰何敵能當何遠不服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舊廣闢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普告海内知朕意焉於是以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熲右僕射虞慶則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等來拒戰皆敗走遁去時虜飢甚不能得食於是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既而沙鉢略以阿波

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之毋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畧之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畧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畧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畧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畧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爲一子之例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畧晉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釁而乗之上不許沙鉢畧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

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高祖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乙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

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說諭之攝圖辭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其群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爲臣報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内有詔許之詔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大突厥

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二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來賓回首面內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與爲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況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

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求爲藩附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今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衽解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眞等奉表以聞高祖下詔曰沙鉢略稱雄漠北多歷世年百蠻之大莫過於此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義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能致此已勑有司肅告郊廟宜普頒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答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

大義公主策拜窟含眞爲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代之間又許之仍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爲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爲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愞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扞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

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葉護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頤傴背眉目疎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熲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熲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爲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爲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其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

衆奉雍虞閭爲王是爲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幷貢勃布魚膠其弟欽羽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弟褥但特勤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爲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使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爲詩敘陳亡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

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恒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面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爲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黜之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主者方許婚突厥以爲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都藍與達頭可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而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

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夷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絶數為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以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為元帥左僕射高熲率將軍王詧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

辯詰染干辭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
與突利歸朝上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摴蒱稍稍輸以寳
物用慰其心夏六月高熲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為
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民上表謝恩曰臣
旣蒙竪立復改官名昔日姦惡令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
違法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是時安義主已卒上以
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
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
發徒掘壍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為啓民畜牧之地於是遣
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摠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

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為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以朔州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追斬首虜二千餘人晉王諱出靈州達頭遁逃而去尋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摠

管韓洪爲虜所敗於恒安廢爲庶人詔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啓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于啓民至是而叛素軍河北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素率上將軍梁默輕騎追之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民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既度河賊復掠啓民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奮擊復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從步迦奔吐谷渾啓民遂有其衆歲遣朝貢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啓民

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二千段啓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

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
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表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
帝以爲不可乃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
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
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
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類區別彌見天地
之情仍璽書答啓民以爲磧北未静猶須征戰但使好心
孝順何必改變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及其
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復下
詔曰德合天地覆載所以弗遺功格區寓聲教所以咸洎

至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辮同彼臣民是故王會納貢義彰前冊呼韓入臣待以殊禮突厥意利珍寶啓民可汗志懷沈毅世脩藩職往者挺身違難拔足歸仁先朝嘉此款誠授以徽號資其甲兵之衆收其破滅之餘復祀於既亡之國繼絶於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澤漸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祗奉靈命思播遠猷光融令緒是以親巡朔野撫寧藩服啓民深委誠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丹款良以嘉尚宜隆榮數式優恒典可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内泝金河而東北幸啓民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

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氊帳望風舉穹廬向日
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羶肉韋韝獻酒杯何
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
被褥錦綵特勤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
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勑令
牛弘宣旨謂之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
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
之禮當同於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行彼土使人甚
懼啓民仍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藩明年朝於東都禮
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為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是為

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為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

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爲處羅俟所執其國立歎素特勤
之子是爲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撅處羅可汗其母
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
勤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
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
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
地名應娑官有俟發閻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
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
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
相攻大爲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

閩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毋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為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加

恩禮同於啓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求安而毋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惜一句稱臣喪匈奴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啓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啓民啓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

絶吐谷渾亦因慽漢故職貢不脩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内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升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隷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

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弃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諭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

朝拜今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道盡帝曰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天上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摠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累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闕牧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賜號為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

四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巡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為北蕃突厥所害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讙紇骨也咥於尼讙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陁咥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

有訶咥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嵳蘇拔也末渴達
等有三萬許兵得嶷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
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
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揔謂為鐵勒
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
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
植多牛羊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
北荒開皇末晉王諱北征納民大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
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
又猜忌薛延陁等恐為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

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眞莫何可汗居貪汙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咥爲小可汗處羅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絶倫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絶云

奚

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爲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爲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鈔初臣於

突厥後稍強盛分為五部一曰辱紇王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而得賞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自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入朝或通或絶最為無信大業時歲遣使貢方物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後稍大居黃龍之北數百里其俗頗與靺鞨同好為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但以其屍置

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當後魏時為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求內附止于白貔河其後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開皇四年率諸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款塞高祖納之聽居其故地六年其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高祖納之安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其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勑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

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符契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吐屯潘垤統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民貧弱突厥常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嗣絕

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人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籧篨為屋如突厥氊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為栰或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寢則屈為屋以籧篨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為席編木為藉婦女皆抱膝而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壻輙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為娉更將歸家待有娠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為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為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

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麞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狢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語言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寔繁

迭雄邊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鬻爲其
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
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爲君
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侵鈔爲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
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
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
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強弱相反正朔
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讓
驕黠馮陵和親約結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
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

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
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
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高祖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
秦郊内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啓民願保塞下
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強卒於仁壽
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
之圍俄屬羣盜並興於此寖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
請好息民於是分置官司摠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
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
聖哲膺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群醜屢

隳亭鄣殘毀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
渭汭聖上奇謀潛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
滅瀚海龍庭之地畫爲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戶實
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
事之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
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列傳四十九　　隋書八十四



列傳卷第五十　　隋書八十五

夫肖形天地人稱最靈以其知父子之道識君臣之義異夫禽獸者也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則君臣父子其道不殊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猶天也天可讎乎是以有罪歸刑見危授命竭忠貞以立節不臨難而苟免故聞其風者懷夫懍慨千載之後莫不願以爲臣此其所以生榮死哀取貴前哲者矣至於委質策名代卿世祿出受心膂之寄入參帷幄之謀身處機衡肆趙高之姦宄世荷權寵行王莽

之桀逆生靈之所讎疾犬豕不食其餘雖存社汙宮彘必誅之疊斲棺焚骨明篡殺之咎可以懲夫既往未足深誡將來昔孔子脩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抑使之求名不得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於篇首庶後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

宇文化及 弟智及

宇文化及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內累遷至太子僕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

公主化及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陵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大業初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至青門外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以公主故久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爲奴述甍後煬帝追憶之遂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是時李密據洛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揔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驍

果知其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陛下欲築宮丹楊勢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人人耦語並謀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即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爲戮將如之何虔通曰上實爾誠爲公憂之德戡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没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也虔通曰我子弟已壯誠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同相憂當共爲計取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

鷹揚郎將竝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之交情相款昵言無迴避於座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孝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趙行樞者樂人之子家產巨萬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當今天實喪隋英雄竝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爲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駑怯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久

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衆恐以人心
未一更思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
國家任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告識者言陛
下聞說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
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聞之遞相告語謀叛逾
急德戡知計既行遂以十日揔名故人諭以所為衆皆
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乃與虔通相知諸
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
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偽曰草坊被
燒外人救火故諠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為然孟秉智及於

城外得千餘人刧侯衛武賁馬普樂兵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閤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閤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答云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

智及父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群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弑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外戚無少長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為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檝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芳裕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

竊謂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當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爾廢之何難因共李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為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捕德戡及其支黨十餘人皆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遣徐勣據黎陽倉化及度河保黎陽縣分兵圍勣密壁清淇與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每攻倉密輙引兵救之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密所禽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

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怒之以城歸於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率衆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等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因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納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鬬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其衆多亡

自知必敗化及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鴆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署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尅反爲所敗亡失千餘人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携海曲諸賊時遣士及徇濟北求餽餉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并招化及化及不從神通進兵圍之十餘日不尅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實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皆斬之乃以轞車載化及之河間數以殺君之罪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

公主梟於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
人羣鬬所共遊處皆不逞之徒相聚鬬雞習放鷹狗初
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為其妻長孫妬
而告述述雖為隱而大忿之纖介之愆必加鞭箠弟士及
恃尚主又輕忽之唯化及每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
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為交易事發當
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為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
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授智及將作少監其江
都殺逆之事智及之謀也化及為丞相以為左僕射領
十二衛大將軍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獲而

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仕周為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為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勲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為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謀及語在化及事中既獲煬帝與其黨孟秉等推化及為丞相化及

首封德戡爲溫國公邑三千户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
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
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憤怨所獲賞
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
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
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
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遊獵至于後
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幷其黨與化及
責之曰與公勠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
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

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幕下縊而殺之時年三十九

裴䖍通

裴䖍通河東人也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煬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監門直閤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擒帝于西閣化及以䖍通爲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授徐州揔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殺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充

王充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祖支頹耨從居新豐頹耨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充捲髮豺聲沉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開皇中爲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稱爲明辯煬帝時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

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充內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悍又屬盜賊羣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充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尅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為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充以兵拒之而羸

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然性矯僞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鴈門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反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卧帝聞之以爲愛己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爲江都通守時厭次之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群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斬首數萬虜獲極多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並願備

後庭無由自進帝逾喜因密令閱視諸女姿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娉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云敕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之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沉船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充爲秘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却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發中詔遣充爲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度水衣皆霑濕在道

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爲主侗以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取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爲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告捷衆皆悅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充入内伏甲而殺之期有日

矣將軍段達遣其女婿張志以楚謀告之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闍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充令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謀反誅叛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又獲文都殺之侗命開門以納充充悉遣人代宿衛者乃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充尋遣韋節等諷侗令拜爲尚書左僕射揔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惲爲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

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充欲乘其敝而擊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匹遷營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

陳智略進下偃師初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
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眞妻子
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
兄兵次洛口邴元眞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
十騎遁逸充悉收其衆而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
充又令韋節諷侗拜爲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爲其
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
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物是後
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充昵之法嗣乃
以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

干一者王字也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
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
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充大悅曰
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爲諫議大夫充又羅取雜鳥
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
亦拜官爵既而廢侗於別宮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
號鄭大唐遣秦王率衆圍之充頻出兵戰輒不利都外
諸城相繼降款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
精兵援之師至武牢爲秦王所破禽建德以詣城下充將
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自知潛竄無所於是出降至

長安爲讎人獨孤脩德所殺

段達

段達武威姑臧人也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高祖爲丞相以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爲左直齋累遷車騎將軍兼晉王參軍高智慧李積等之作亂也達率衆一萬擊定方滁二州賜縑千段遷進儀同又破汪文進等於宣州加開府賜奴婢五十口緜絹四千段仁壽初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

河張金稱等並聚衆爲群盜攻陷城邑郡縣不能禦帝令
達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爲段姥
後用鄃令楊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尅捷還京師以
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
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十餘萬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
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于時盜賊既多官軍惡戰達不
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頓兵饋糧多無尅獲時皆謂之
爲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留守
東都李密據洛口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王武
牙郎將霍舉率內兵出禦之頗有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

充之敗也寔復進據北芒來至上春門達與判左丞郭大
懿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見賊盛不陣而走爲寔所乘軍
大潰津沒於陣由是賊勢日盛及帝崩於江都達與元文
都等推越王侗爲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封陳國公
元文都等謀誅王充也達陰告充爲之內應及事發越王
侗執文都於充充甚德於達特見崇重既破李寔達等勸
越王加充九錫備物尋諷令禪讓充僭尊號以達爲司徒
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沒

史臣曰化及庸懦下才負恩累葉王充斗筲小器遭逢時
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既屬崩剝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

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羣不逞職為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或躬為戎首或親行鴆毒釁深指鹿事切食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獍凶魁相尋菹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呼為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哉

列傳卷第五十　隋書八十五

隋書自開皇仁壽時王劭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為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奏請修五代史（五代謂梁陳齊周隋也）十二月詔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修隋史緜歷數載不就而罷貞觀二年續詔祕書監魏徵修隋史左僕射房喬總監徵又奏於中書省置祕書內省令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著作郎許恭宗撰隋史徵總知其務多所損益務存簡正序論皆徵所作凡成帝紀五列傳五十十年正月壬子徵等詣闕上之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

十卷顯慶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等詣明堂進

詔藏秘閣後又編第入隋書其實別行亦呼為五代史志

案魏徵本傳正觀七年為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俄請遜位拜特進今諸本並云特進又經籍志四卷獨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无忌傳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詔監脩當時先已刊脩无忌因成書而進今紀傳題以徵志以无忌從衆本所載也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恭宗撰案恭宗傳正觀八年除著作郎脩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左授洪州司馬龍朔三年始拜太子少師與今録年月官位不同疑後人所益房喬志寧初並受詔又李延壽傳云被詔與著作佐郎恭播同脩五代史志按延壽正觀三年與顏師古同被勑脩隋史其年以內憂去職今諸本並不載喬等名位天文律曆五行三志皆淳風獨作五行志序諸本云褚遂良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疑祇為一序今故畧其名氏

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御藥供奉藍元用奉傳

聖旨齎

禁中隋書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

勑差官校勘時命臣綬臣燁提點左正言直史舘張觀等校勘觀尋爲度支判官續命黃鑑代之

仍

内出版式雕造

跋

此元大德九路刊本也明黄佐南廱志元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以十七史艱得善本從太平路學官之請徧牒九路令本路以兩漢書率先諸路咸取而式之按元史建康道所轄九路一寧國二徽州三饒州四集慶五太平六池州七信州八廣德其九爲鉛山州不稱路然直隸行省與路同是本版心有堯學路學番泮浮學樂平錦江初菴等字堯爲饒之省文堯學路學即饒州路學番泮即鄱陽縣學浮學樂平即浮梁樂平二州學蓋某路承刊某史又與其所屬州縣分任之至錦江初菴皆書院名錦江在安仁縣爲宋倪玠講學之所初菴在德興縣爲邑

人傳立號初菴者所設元制書院設山長亦爲
朝廷命官故與州縣學同任刊刻之役也殿本
是書據宋刻校勘故訛脫視他史爲少然校刊
官張映斗識語謂宋本殘缺乃以監本爲底本
故有時不免爲監本所誤即以地名人名官名
物名言之如高祖紀下開皇十年六月癸亥以
浙州刺史元胄爲靈州總管監本浙州乃作浙
江本書地理志下餘杭郡注平陳置杭州當時
並無浙州之名至浙江則至明洪武時始有之
而地理志中有淅陽郡注西魏置淅州隋初未
改郡當仍其稱此淅字必淅字之訛殿本不知
改淅爲浙而反沿監本浙江之名誤一又地理
志上西城郡統縣黃土注西魏置淯陽郡後周

改郡置縣曰黃土監本淸陽乃作涓陽本書地理志中淸陽郡注西魏置蒙州仁壽中改曰淸州寰宇記淸水在廢淸陽縣西一百步自商州上津縣來東流注於漢是淸陽實以淸水得名殿本沿監本作涓誤二又張𡺸傳河間鄚人也監本鄚乃作鄭本書地理志中河間郡統縣十三有鄚縣隋有鄚州屬滎陽郡有鄭縣屬京兆郡去河間均甚遠舊唐書地理志河北道莫州本瀛州之鄚縣開元十三年以鄚字類鄭字改爲莫是鄚之訛鄭由來已久監本然殿本亦然誤三又李密傳王世充引兵來與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舊唐書紀此事亦作邙山監本邙山乃作

邛山元和郡縣志北邛山在偃師縣北二里此
云就偃師必爲邛山無疑監本作邛者誤於形
似也殿本仍之誤四又律曆志中張賓改曆劉
孝孫等駮言其失謂漢書武帝太初元年丁丑
歲落下閎等考定太初曆又天文志渾天儀篇
落下閎爲漢孝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監
本落下乃均作洛下漢書律曆志武帝元封七
年議造漢歷募治歷者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
與焉落下不作洛下監本妄改殿本從之誤五
又王充傳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監本
桓乃作相北史兩唐書世充傳紀此事均作桓
法嗣不作相法嗣蓋桓爲宋諱避缺末筆元本
亦往往沿之監本不察誤認爲相殿本循之誤

六又禮儀志六紀文武冠服尚書都令史節謁都水令史監本乃作謁都令史按謁爲謁者臺都水爲都水臺令史爲二臺屬官且上文有尚書都令史謁者位卑不當有都令史必爲都水無疑監本旣脫殿本不予補正誤七又史祥傳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總管未幾徵拜左領左右將軍監本乃作左領軍右將軍本書百官志左右領左右府各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曰各一人二人者必有左領或右領左右大將軍將軍矣且獨孤陁傳亦有拜上開府右領左右將軍之語此可證左領左右將軍實有其官監本疑疊見左字有譌故改其一殿本因之誤八又裴矩傳祖他魏都官尚書監本乃作郡官尚書

魏書官氏志有列曹尚書都官爲列曹之一魏
書北史本傳雖不言其曾官此職然若以郡上
屬魏字官下屬尚書字爲句則更不成詞且魏
官名無獨用尚書二字者監本失於前殿本踵
於後誤九又李崇傳突厥欲降崇遣使謂之曰
若來降者封爲特勤西突厥傳其國立鞅素特
勤之子監本二特勤字乃均作特勒耶律鑄雙
溪醉隱集自注和林城東北有唐明皇開元王
申御製御書闕特勤碑其碑額及碑文皆是殷
勤之勤字唐新舊史凡書特勤皆作銜勒之勒
字誤也諸突厥部之遺俗猶呼可汗之子爲特
勤特謹字也近人在三音諾顏之哲里夢獲覩
是碑拓以示人釋之者謂今蒙古呼王之子弟

皆爲台吉卽特勤特謹之轉音且據此以駁顧亭林畢秋帆之言而伸錢竹汀之說又突厥傳都藍可汗遣其母弟褥但特勤獻于闐玉杖是本亦已誤勤爲勒監殿二本且更誤爲持勒矣是特勤二字之見於是本者豈非碩果之遺殿本襲監本之謬誤十尚有一字其異同僅在點畫之微亦正惟其微而愈徵舊本之足貴禮儀志六皇后衣十二等節其翟衣有六采桑則服鳪衣注黃色其下諸公夫人諸伯夫人諸子夫人三妃三公夫人均服此衣故鳪字凡七見是本惟諸公夫人節誤作卜旁監本則全作鳪爾雅釋鳥鳪雉郭璞注黃色鳴自呼與本書注正同鳪衣外尚有翬衣褕衣鷩衣鶅衣翔衣五者

皆以雉文爲色故稱翟衣亦正與爾雅鷩雉秩秩海雉鵗雉翬鷂各注色澤相合是鳪之當從卜旁毫無疑義是本誤者一而未誤者六校刊監本者見舊本互有異同以卜旁之字罕見遂不問上下文之意義及其字之有無而昧然盡改爲忄旁武英殿校刊諸臣一仍舊貫更無所容心於其間而鳪字遂從此湮滅刊書之人愈多而識字之人愈少豈非事之可哀者乎儀顧堂題跋謂是本百官志上董純傳各有闕文證之是本所脫正同古籍日稀奚能姑舍美猶有憾吾無諱焉海鹽張元濟